

1909

汕尾文史

SHAN WEI WEN 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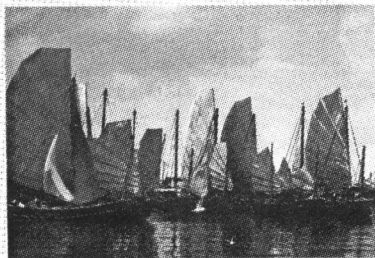
(第十五辑)



汕尾市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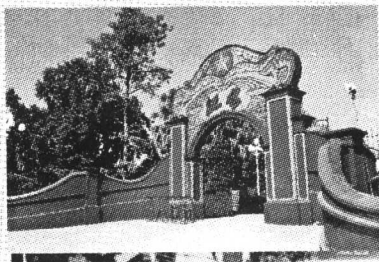
M U L U

目录



时代履痕

- 1、亡命难忘海陆丰陈世群 1
- 2、海丰县“文革”断记李荣汉 5
 - ①彭湃母亲和彭洪受害实录
 - ②我所经历的海丰“8·26”事件
 - ③见证“红场”
- 3、汕尾骄子郑重的传奇人生郑礼建 13



溯流探源

- 1、汕尾明代“捷胜所城”探源黄汉忠 24
- 2、明清志中的《五坡表忠祠记》吴良荣 29

(附录《五坡表忠祠记》原文三篇)
- 3、嘉靖《海丰县志》纂修人辨证吴良荣 35
- 4、汕尾市民间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黄坤泽 37
- 5、赤石镇古时有赤石湾吴良荣 47
- 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海陆丰的工商行政管理黄辉坚 49



古今人物

- 1、一代名宦杨巍魏晋泉 51

M U L U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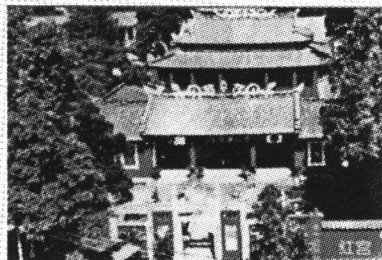
- 2、乡贤轶事余锦营 52
- 3、赵自选热血洒海丰何锦州 54
- 4、寸心耿耿红如丹
——记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陈演生杨位余 56

民俗民风

- 1、丰富多彩的汕尾市滨海民俗文化黄汉忠 59
- 2、独具一格五福狮黄健群 62
- 3、汕尾民俗丛谈郑美秀 64
- ①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
- ②汕尾殡葬习俗续谈
- ③汕尾神戏摭言

人文杂志

- 1、百载商埠汕尾港街巷路名掌故（续）黄吉庆 69
- 2、海丰联语三则杨永可 80
- 3、汕尾人产品荣登宇宙飞船杨位余 82
- 4、汕尾方言拾零郑美秀 85



亡命难忘海陆丰

——何香凝柳亚子流亡记事诗

复壁殷勤藏老拙，柳车辛苦送长征。
须髯如戟头颅贱，涉水登山愧友生。

这一首题为《别谢一超、蓝奋才、袁嘉猷、连贯》的赠别诗，是我国著名文化名人柳亚子从香港脱险后，取道桂林时，赠给护送他们的患难之友的。诗中回顾了自香港脱险以来的艰苦流亡历程，流露了诗人的感激之情。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进攻香港，当时柳亚子住在九龙柯士甸道，友人劝说移居香港，可是港九交通被阻断。在友人的安排下，他们夫妇于是乘小艇渡海而至。柳亚子有《十二月九日日寇突袭香港，晨从九龙渡海有作》诗记之：

芦中亡士气犹哗，一叶扁舟逐浪花。
匝岁羁魂宋台石，连宵乡梦洞庭茶。
轰轰炮火惩倭寇，落落乾坤复汉家。
挈妇将雏宁失计，红妆季布更清华。

12月25日港英总督杨慕奇向日军投降，香港沦陷后，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300多名文化名人和爱国人士被困在香港，日军封锁港九交通，实行宵禁，开始搜捕爱国抗日分子，形势十分危急。在此紧要关头，我党南方局周恩来同志指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廖承志同志：要想出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大后方。这样，一场紧张的营救行动开始了。经与东江纵队联系后，何香凝与其媳妇经普椿由东游陆队港九独立大队短枪中队长江水同志护送，从九龙坳径西贡、粮船湾到长洲；柳亚子及其女儿柳无垢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谢一超同志从中环水胜街护送来长洲。

1942年1月15日，何、柳等混杂在海丰商户杨胜冒、杨祥益两户家属中，分乘我地下党为其准备的两艘帆船，从长洲出发，离开香港。

夜幕降临，机帆船刚扯帆开船之际，日本巡逻艇就喊话艘查，船上的人员出示了难民证，看看没有什么破绽，才予以放

行。当时，日军要没收一切机械。他们乘坐的机船只好卸下机器，只靠两张布帆借风力行驶。偏偏天不作美。出海后，海面一点风也没有。后来起风了，却吹东北风（顶头风），船儿老是转来转去，慢得像蜗牛。当船至大鹏山海面时，突遇海贼截劫。仓促之际，随船护送的地下党员谢一超挺身而出，孤胆斡旋。随后始得放行，只是一场虚惊而已。他们足足在海面飘流了7昼夜。船上粮水俱空。幸亏半海遇到东江游击队的巡逻艇，听说廖夫人在船上，赶紧接济。他们送来了鱼、鸡、乳粉、番薯等，解了燃眉之急。何香凝感慨万千，写下了《香港沦陷回粤东途中感怀》诗：

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
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不留后世风。

表达了她身处逆境，依然百折不挠的心境。柳亚子也写下了《流亡杂诗》六首：

一着迟先此局输，远猷能壮近谋疏。
糜躯喋血吾何悔，终见铙歌入伪都。

（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大变，倭寇切腹之局已成。余虽流血香岛，亦所不悔。盖个人生死事小，民族兴亡事大也。）

骂贼誓追文信国，偷生肯恋顾横波？
无端广柳来相迓，留命桑田意若何！
（友人来商出险计划。）

卅年夫妇忍分离，无米为炊更惨凄。
饿死倘教成永诀，首山合祀女夷齐。
（佩宜未能偕行，留别一言。）

一姥南天顾命身，千魔万怪敢相撓？
劫余仍遣同舟济，揽辔中原共死生。
（廖夫人偕行）

南海波涛君实易，西山薇蕨伯夷难。

重洋七日孤帆泊，倘有曹娥殉父来。

（自长洲岛乘帆船渡海丰之马宫，七昼夜未达。风浪倾侧殊甚。余谓垢儿终将并命矣。南海波涛，誓追张陆；西山薇蕨，甘学夷齐；余旅渡时致渝友书中语也。）

无粮无水百惊忧，中道逢迎舴艋舟。

稍惜江湖游侠子，只知何逊是名流。

（舟中粮水俱尽，忽值游击队巡逻之小艇，闻廖夫人在，乃得接济，并赠鱼鸡乳粉，余惟优游伴食，深以为恶。）

至第8天，他们才在海丰的滨海小镇——马宫港上岸，然后来到红草新村——杨胜昌的家乡。分开住在两户大户人家。其时正是梅花盛开的时节，何香凝情思洋溢，着意画了一幅《梅》的国画赠给房东杨成兴；住在杨胜昌家的柳亚子也为杨的新居落成挥毫写了一副对联：

长留心地无穷趣，最爱书田不老春。

在滨海僻村，何香凝看到当地生活十分困难，为不加重房东的负担，她与海丰地下党组织商量后，便写了一条子向海丰银行借款（因为她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杨怕暴露她的身份，迟迟不敢去取。何告诉他：不用怕，尽管去取。果然何向银行借款后，国民党很快就知道后不敢怠慢，于是，她便被接去海丰县城安置。何香凝来到海城，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她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海丰当局不敢怠慢，由国民党驻海丰保安二团团长沙龙启接去邓的公馆“绛园”居住。她的儿媳经普椿（当时怀孕在身）则住在“春利旅社”。谢一超以谊子的身份出入“绛园”与“春利旅社”，

为她们交通消息。在此期间，何画了“威震群峦”的老虎和“凌霜怒放”的菊花二幅国画赠给谢等人。激于爱国热忱，当年64岁高龄的她曾在海城东仓埔对围观的群众发表演说，宣传抗日救国，大义凛然。海丰当局为此深感不安。不久，在海丰保安二团团团长邓龙启的护送下，途经公平圩，当晚住在钟超武的“成昌楼”。

翌日，由公平圩抵陆丰县的螺溪乡。然后坐轿离开螺溪，经五华到达兴宁。不久，经普椿亦逃难到兴宁，生下儿子廖恺孙。一家三口稍事休息即前往韶关，到达桂林。何曾有一首《香港沦陷后赴桂林有感》诗：

万里飘零意志坚，怕为俘虏辱当年。
河山不复宁头断，逆水行舟永向前。

反映了她在此段艰难历程的决心。

柳亚子却不能公开身份。因为他曾于皖南事件发生后与孙夫人等发表联合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分裂，破坏抗战而被开除党籍，曾遭通缉。当时的海丰县城，汉奸、特务纠集，鱼龙混杂。为安全起见，过了些许时日后，柳父女由谢一超从红草新村转移到联安下许村，再在地下党南路支部负责人郑耀的协助下，护送到革命基础较牢固的九龙洞，住在保垒户蔡蒜娘的家里。

山区的生活十分艰苦，蔡大娘腾出一间屋子安置柳父女，她自己吃番薯、咸菜度日，却坚持煮白米饭和鸡蛋款柳父女，令其感激万分。村中农民还为之站岗放哨；海丰当地的地下党党委书记谢创专程到九龙洞看望柳亚子，询问他生活上缺少什么？柳连声说“不缺不缺，共产党在前方流血牺牲，我还不知足么？”半个月后，柳父女被接到日中圩，由当地的“伪乡长”、地下

党负责人钟娘永安置掩护。

2月29日，东江纵队指示蓝训才筹足旅费赶到日中圩，协助谢一超护送柳父女渡过危险地段前往兴宁。春寒料峭，旅途艰辛。蓝与海丰青年袁嘉猷同行。出于对文化名人的爱慕，袁当时还买了人参和西红花赠给柳亚子。这样，他们一行5人，从日中圩出发，当地地下党员钟娘永（当时任公南村乡长）派几名乡公所丁护送，因考虑山道难行，柳父女步行困难，他们动手做了2台土轿子，请来几位农民帮抬。可是柳无垢开头死活不肯坐轿。她说同志们抬轿太辛苦，坚持自己步行。不得已，只好在山区小店里买了一双胶鞋给她穿。但鞋大足小，只好用针线缀小些。柳无垢穿着鞋子走起路来一扭一摆的，逗得大家都笑了。不久她的脚磨出了血泡，为不耽误时间，大家还是说服她坐上轿子。这里层峦叠嶂，深山幽谷，人烟稀少。3月3日上午10时许，在向黄岗土径行进时，山峡里突然窗窜出十几个持枪的黑衣大汉（大概是剪径的土匪），喝令不许动！大家都吓呆了。此时，只见谢一超不慌不忙，用当地客家话提出要与其头目会话。经交涉2个多钟头，对方终于同意放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他们行行复行行，奔新田、渡河婆、越安流，一路涉水登山，餐风露宿，说不尽跋涉辛勤。3月15日，他们终于到达了兴宁，找到了地下党。并通过电台与在韶关的何香凝通了电话。第3天，柳父女就由兴宁地下党派员接往石马乡。在转移前夜，柳亚子按捺不住内心的感激之情，写了文章开头的这首诗赠谢、蓝、袁等，依依惜别。

6月间，柳父女经老隆，前往目的地——桂林。柳亚子终于又与何香凝重新相见了。柳亚子感慨万千，写下《廖夫人

偕其儿媳经普椿女挈孙女廖坚坚、孙男廖恺孙自曲江来桂林，赋呈一首》：

同舟亡命涉秋春，失笑温馨握手辰。
遗爱两家门第迥，弥天一老瓣香频。
鲁公正气留箕尾，勾践雄图炼胆薪。
漫说狂生狂逾昔，头颅无恙醉江漕。

当时，任教广西大学的朱蕴山（后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得知廖夫人和柳亚子在桂林，于6月9日邀请他们游览良丰和广西大学。廖夫人为此赋诗云：

闲邀良女到良丰，沽酒烹鱼不怕穷。
回忆同盟周总理，大同天下永为公。

柳亚子当即依韵奉和一首：

亡命难亡海陆丰，猖狂阮籍哭途穷。
南天浪迹经年惯，醇酒清游醉乃公。

在两位诗人心中，天下为公的信念和流亡海陆丰的经历，同样永远不能磨灭。

1948年1月18日，袁嘉猷在“北撤”时赴香港，在九龙与柳亚子重逢。当时，谢一超为革命奔命不息而积劳成疾。在1945年8月，当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却病逝了；蓝训才也因战事而辗转。往事难忘，不胜人事沧桑之感。柳即时赋诗

《一月十八日海丰旧友袁嘉猷过访有作》二首赠袁：

一

赠我延年之大药，感君援手在穷途。
当时行役舟车瘁，此日重逢肝胆粗。
各有相思动廖廓，可无魂梦落江湖。
谢生长逝蓝生远，说到酬恩泪眼枯。

二

将迎难忘日中圩，直到兴宁分手初。
况瘁钟郎情谊重，飘零谢嫂讯音稀。
沧桑历劫终逢汝，恩怨填胸孰起余？
安得梓乡成解放，彭生墓上见旌旗。

柳还记云：海丰为彭湃先烈圣地，颇多慷慨慕义之士。太平洋战争起，余自香港脱险来其地，谢一超实为芦中人，顷已溘世，闻孤寡无依，怅甚，怅甚！

何香凝与柳亚子亡命海陆丰的记事诗，见证了这段艰难的历史。不但反映了当时共产党与民主人士肝胆相照、休戚与共的生死情谊；也成了当代诗坛的一段佳话。同时，作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他们身处逆境所表现出来的“即死还留后世风”的大无畏气概，永远激励着后人！

陈世群



彭湃母亲和彭洪

受害实录

1966年5月下旬，林彪四人帮在汕头地区的代理人、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利用担任海城镇四清工作分团团长的机会，策划担任海城四清工作分团副团长的五名部队团级干部以“五小兵”的名义写信给林彪，然后就扬言得到林彪的支持，接着就紧锣密鼓的炮制黑材料，策划大反彭湃。他们要大反彭湃就必须把彭湃母亲和彭洪作为突破口。

当时，海丰县委有个副书记李诗德，他的官瘾很大，野心勃勃、孙敬业为了找个急先锋，正好看中了他。而李诗德为了找个升官的政治靠山，也就一头栽倒在孙敬业的怀抱里，配合孙敬业组织彭湃母亲和彭洪的黑材料。

孙敬业和李诗德等人经过密谋和精心策划之后，决定以“天大的事”为题，搞出个假材料，给彭湃母亲周凤、彭湃的小儿子彭洪（前海丰县委副书记、县长）和黎连平（前海丰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扣上“抵制毛泽东思想”的罪名。

什么是“天大的事”呢？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在1966年1月29日，即春节过后，海丰县代县长陈坚、副县长黎连平陪同彭湃母亲前经西闸（即汕尾路西闸大桥）工地探望民工、西闸工地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彭湃母亲向民工讲了几句话，她说：“毛主席很关心海丰的农田建设，派来了工作团，拨款搞水利、改变海丰面貌，大家要

积极努力，在春耕前完成西闸工程、以实际行动报答毛主席对海丰人民的关怀”，彭湃母亲因九十多岁高龄，说话的声音不高，黎连平恐怕民工们听不清楚，就把她所说的重复说一遍，民工们听后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彭老太太的话”，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是李诗德一伙为了炮制黑材料，就断章取义抓住“要听彭老太太的话”这一句话大做文章，叫嚷“这一次才抓住黎连平一伙抵制毛泽东思想的反党行为”，说什么“突出了彭湃，就没有毛主席的地位”，说什么这是一桩“天大的事”，周凤是抵制毛泽东思想的一面大黑旗，要破除对彭湃的迷信，就必须砍倒周凤这面大黑旗。

孙敬业和李诗德一伙经过精心策划，成立了“周凤专案组”。本来，周凤只不过是彭湃烈士的母亲，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并不是当时运动所要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没有什么案件可专，其实，他们成立专案组的目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想通过整彭湃母亲进一步迫害彭洪，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李诗德把“周凤专案组”的成员分为二路，一路由当时的公平公社副书记陈某带着前往周凤的家乡公平公社新联乡下军田村，持枪强迫农村群众证明周凤在解放前有收租剥削的事实，农村群众如果不承认有这个事实，陈某就拿出手枪放在桌上

威胁群众说：“你们这是鸡蛋碰石头”，并拿出事先编造好的黑材料强迫群众签名，证明周凤在解放前确有收租剥削的事实；另一路是由李诗德的妻子，副县长兼海城镇党委书记王×带领副镇长李××到海城镇第一居委桥东、通过第一居委的妇女干部找到彭湃母亲的养孙女陈卿，以给她安排工作为交换条件，要陈卿充装“婢女”的身份控诉彭湃母亲对她的虐待。控诉材料由王爱一伙炮制，然后由王×一伙一字一句的教陈卿念，一遍又一遍的教她念，念熟之后还要学会在诉苦中有声泪俱下的痛苦表情，训练熟了还要试讲几次，直到李诗德一伙满意时才让陈卿在声讨周凤的大会上作为受虐待的苦主“控诉”。此外，李诗德一伙又把一件根本与彭湃母亲毫无关系的事件也硬塞入彭湃母亲的黑材料之内，那就是在1962年，台湾蒋介石派遣九股武装特务窜犯大陆，其中有一股武装特务潜入海丰时，有一个特务分子躲在农民堆积在海丰县城桥东龙舌埔的粪堆旁边，后由群众报告公安机关捕获。李诗德一伙竟然把这一件与彭湃母亲毫无关联的事硬塞入彭湃母亲的黑材料里面，后来是海城一居委桥东的多数群众证明这件事“与周凤无关”，四清工作团内也有人异议才没有列入。

1966年6月10日上午，李诗德一伙亲自到彭湃母亲的家里，用逼迫的口气向她宣布所谓《周凤6条大罪状》：“(1)包庇杨火(开人力车载彭母的服务员)搞投机倒把；(2)要为彭洪翻地方主义的案；(3)生活特殊化；(4)干扰党政事务；(5)收租剥削；(6)九十岁寿辰祝寿。”随后又在海丰县城范围内组织游行队伍进行声讨，强迫干部群众消除“迷信周凤的流毒”和“报上当”，并作出“封锁冻结周凤黑店楼”，给周凤扣上“地主婆”帽子的决定，

把她带到县人民法院的右厢房里软禁起来，由驻海丰县海城镇第一居委的四清工作队搬进彭湃母亲的住宅居住。不久又停发她每月的生活薪贴，取消了粮油供应和居民户口，把她当作犯人对待，有病不给找医生治疗，从经济生活上对她进行控制，在精神上百般迫害和折磨。后来，周总理获悉彭湃母亲的遭遇之后，指示广东省革委会和省军区要把彭湃母亲接到广州治病，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后为主任)陈郁请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陈德将军处理此事，终于排除阻力，将彭湃母亲接到广州。

孙敬业、李诗德一伙，为了把张顺、彭洪和黎连平搞垮，打成“三反分子”和“黑帮”，因此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组织黑材料，泡制了《张顺、彭洪、黎连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十大罪状》，此外，他们又给彭洪等三人各编造了《十大罪状》。在《彭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十大罪状》中，最要害的一条就是诬陷彭洪宣扬“四个第一”“(即第一个农会、第一支工农武装队伍、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二个最早”(即开展农民运动早，成立农会早)“一个伟大”(即伟大的农民运动领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海陆丰农运开展比较早，这是历史事实，可是这“四个第一”“二个最早”、“一个伟大”并不是彭洪宣扬的，也从来没有在海丰流传过。原来在1963年，海丰县政府为了编写新县志，抽调余少南、翁域和颜永年等部份有编写能力的干部成立了海丰县编史修志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海丰县总工会。编史修志委员会编写的新县志有《海丰工农民主政权简介》(未定稿)等篇，李诗德一伙就从《海丰工农民主政权简介》中和其他有关书刊的文章中断章取义、东抄西摘，拼凑出这些词句。

1966年7月初，彭洪和张顺从广州被孙敬业一伙拉回海丰批斗，李诗德又亲自出马，掌握彭洪专案组专彭洪的案，他拿着捏造的所谓“罪状”，对彭洪毫不客气的大声说：“彭洪，你宣扬的四个第一、二个最早，一个伟大就是抬高海丰、抬高彭湃、也抬高了你自己，就是公开反对毛主席，贬低湖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三反分子！”

彭洪在孙敬业和李诗德一伙蛮不讲理和强词夺理的情况下，有理也无法讲清，不久，终于和原海丰县委第一书记张顺、原县委副书记兼副县长黎连平一同被定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十大罪状》，打成“反党黑帮”。

彭洪在海丰受批斗和被迫做检查长达三个月之久，最后在华南农学院的多次交涉和中共广东省委的干预下，孙敬业和李诗德才不得不让彭洪回到广州。（彭洪其时为华南农学院在职教授）

1968年7月，“清理阶级队伍”期间，海丰造反派头头叶妈坎等人在孙敬业和李诗德幕后操纵下，再一次到广州找华南农学院和广东省委要求把彭洪拉回海丰批斗，遭到华南农学院和广东省委的拒绝，但他们并不死心，又到广东省军区找支持他们的黄××协助找广东省军管会黄永胜，迫使广东省委和华南农学院同意再一次把彭洪从广州拉回海丰批斗。

彭洪被叶妈坎一伙从广州押到海丰，刚到车站下车，就被参加军管会的县武装部副部长赵振金从他背后朝他腿部狠踢上一脚，冷不防被踢得跪倒地上，接着，赵振金用五四式手枪顶着彭洪的背部，押着走到当时的县公安局（海丰县政府招待所前陈炯明将军府），囚禁在一间房子里，第二天，赵振金一伙强迫他承认《彭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十大罪状》和

写检查，第三天又被手脚染黑，戴上用铁片做的40斤重的高帽，高帽上安上三条黑线（即刘、邓、陶三条线），押着分别在海丰县海城、公平、梅陇和汕尾四个大镇举行批斗大会进行批斗。在海城大操场批斗时，搭起一个台，把凡是维护彭湃烈士英名，建议保护红场红宫的干部和群众也抓来一起陪斗。批斗大会开完了还要押着抬着游街示众。彭洪的头上哪能顶得住四十斤重的高帽呢？他被压着走不开步，加上受过毒打，于是，李诗德、赵振金一伙就强迫受迫害陪斗的吴友容、陈顿和蓝波等人轮流抬着他游街。

彭洪这一次被拉回海丰，受尽李诗德、叶妈坎和赵振金一伙造反派的残酷斗打虐待。赵振金、梁成填两位武装部副部长（在核查“三种人”期间，两人分别在辽宁省丹东市和辽阳市受到开除出党出队，判刑15年的处理）和几个6807部队的造反派坏头头对彭洪的斗打特别凶，他们对彭洪搞刑讯逼供所采取的手段，集封建法西斯之大成，可怜彭湃的小儿子彭洪在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斗打、折磨之下，终于抢救无效，含冤死去……

祸国残民的四人帮垮台以后，中共中央派习仲勋和杨尚昆二位同志主持广东省委和省政府的工作，广东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作出正确处理海丰在“文革”中出现的大反彭湃烈士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决定及其定性，1978年7月，派出以广东省革委副主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王宁为组长，省委副秘书长范华为副组长的省委工作组进驻海丰，协助汕头地委工作组在海丰开展揭批查运动，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彭湃母亲周凤和彭洪的冤案才获得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

李荣汉

我所经历的海丰 “文革”的“8·26”事件

海丰“文革”期间，在1967年发生的“8·26”事件是屠杀事件的总称。首先是梅陇、后门、联安、公平、赤石、小漠、马宫和陶河等公社在1967年8月24日发生捕杀事件之后，拉开了屠杀事件的序幕，接着海城就发生了“8·26”屠杀事件。8月30日，汕尾又发生屠杀事件。因为海城是海丰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所以将全县各地发生的各次屠杀事件统一称为“8·26”屠杀事件。因为屠杀者手握武器，被屠杀者手无寸铁，处于被动挨打的位置、往往是被抓捕之后，活活打死。

那么“8·26”事件是怎么样发生的呢？1967年8月9日、10日、12至16日，海丰县在城机关造反派组织在海丰县农林水办公室召开会议，定出了一份《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专政》的抓杀方案，并成立了“反暴乱作战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指挥部下设参谋部、后勤科、卫生担架科、宣传科和联络通讯科。

1967年8月19日晚上，指挥部的一伙人在海丰县政府接待所召开了全县各公社、战线造反派兵团的头头会议，贯彻《群众专政》方案，因会议内意见不一致，所以拖延至20日才散会，最后决定由各公社、单位造反派头头回去传达贯彻，并将要打击的对象材料于8月22日上报指挥

部，23日统一行动。

指挥部又用电话催促各公社兵团头头汇报执行方案贯彻的情况。8月24日，指挥部催促梅陇公社行动，并指令梅陇召开鹅埠、赤石、后门、小漠和联安等公社的造反组织头头（或代表）参加的片会。梅陇公社的造反派头头按照指挥部的布置，就在当天晚上召集了有鹅埠、赤石、后门、小漠和联安等公社代表参加的片会，传达县指挥部的指示精神，研究抓杀人数，统一行动的时间定为8月24日晚上。当天晚上，梅陇打死了3人，后门打死1人，联安打死2人，接着梅陇又打死5人，联安又打死6人，公平找死3人，赤石打死2人，莲花山打死2人，小漠、马宫和陶河等公社各打死1人。

由于所谓“群众专政”抓杀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一伙造反派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挑动受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打群众，导致全县8个公社的干部和群众被杀害27名，其中有的被乱棍打死，有的被勒死，有的被打后活活吊死，例如梅陇公社梅西乡的江妈安，因被毒打之后逃跑，被抓回后竟用油蕊带活活勒死；梅陇梅青乡的林绍满，被打得死去活来之后，又用木条架在林绍满的脖子上，这些打手们用脚在木条的两端尽力踩踏、把林绍满活活踩死；

陶河公社食品站的干部庄学彬，在半夜里被一伙造反派从床上抓出去，他只穿一条内裤，被用屠刀砍死之后曝尸示众，其家属多次要求收尸，遭到粗暴拒绝，最后因烈日曝晒、致使尸体发臭、变色，而这一切，仅仅是拉开了“8·26”抓杀事件的序幕！

由于参加海丰县军管会的一些军官和武装部少数干部偏袒造反派组织，没有一碗水端平，因而导致不同观点的群众与军管会产生对立情绪。军管会决定在8月25日在海丰县城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8月24日上午，部份公社代表进城时，受到一些群众（农民）的阻止，指挥部叶妈坎一伙签发了一份《紧急倡议书》电告全县，挑动武装队伍进城，造成不同观点的两派群众在海城部份路口发生冲突、对峙。当天下午，指挥部在海丰县农林水办公室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抗暴指挥部”，恰在这时，因县供销社的造反派将自制地雷故意拉响而散会。散会之后，抗暴指挥部派人到海城镇第四居委把居民林世帆从其家里抓到东门头，用木棍活活打死，曝尸示众，并公布他们对林世帆所捏造的罪状。

同一天，海城搬运站工人王业在海丰县人民委员会门口因追赶左委游行队伍被误为人总派组织的人而被左委开枪杀害；海城四居委群众郑汉才（俗名“鬍须谭”）被诬为杀害王业的凶手，当晚在家被左委派用冲锋枪扫射打死。一时，“进城女代表被强奸”、“县供销社被炸，银行被抢、县人委被包围”、“机关干部的小孩子被杀死抛入南门湖”、“海城发生反革命暴乱”等谣言四起。当晚，抗暴指挥部又连续向全县各公社的下属组织发出三个紧急电报，胡说“海城发生反革命暴乱，要求各公社派武装队伍进城”。

第二天，东冲、黄羌和联安等8个公社的不明真相的武装队伍五千多人，手执机枪、冲锋枪、步枪、匕首、尖串、棍棒等杀人凶器，陆续开进海丰县城。

联安武装队伍一进城就开枪击中海城镇二校教师赖丁伟，防疫站医生王齐生看见赖丁伟被子弹击中，前往抢救也被开枪击中，两人均抢救无效而死亡。接着16岁的学生黄葵生在海城新桥也被开枪击中，海城三居委群众陈宽把黄葵生抱起来，竟又被一颗无情的子弹击中，两人躺在血泊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随后又打死了海城运输站青年工人陈庆火等人……

因为进城的武装队伍在指挥部指挥下不断地抓人、杀人，所以海城地区的很多干部群众纷纷逃到狗肚山和大面岭山一带躲藏，可是，“抗暴指挥部”的一伙人谎称逃上山的干部群众藏有一百支枪和一部份弹药，非要搜出枪支、抓到罪证不可。经过多方策划，他们派人率领东冲和莲花山公社的武装队伍合围大面岭山，围捕避难的干部群众。

在这次大围捕中，竟然有提出“砍倒彭家、斩草除根”的口号，于是，彭湃烈士的侄儿彭科逃到将军帽山的一个山洞里藏身，被东冲的一个民兵发现后对他开了一枪，彭科被击倒之后还没有死，竟被砍下头颅挂在海城东门头示众；彭湃烈士的谊弟黎平金被开枪打死；老游击队员、县新华书店经理赖交被杀害后沉尸青年水库；县果菜公司人事干部吴浩，是烈士后代，被打死之后，还说其妻怀孕的胎儿是“反革命孽种”，迫她引产。当天，被打死的还有海城公社上埔村（现属城东）的青年黎捷喜，中河乡农民陈伦、联河乡黄平、五居委群众陈玉辉等人。

“抗暴指挥部”策划的抓杀事件并没有结束，8月30日，彭湃烈士的妹夫、医

生钟维华从家里被抓出来押到海城东门头活活打死；海城粮管所保卫干部王旦被从家里抓出来押到海丰酒厂门前活活打死后，将其尸体装在草仓里沉进龙津河里也是在这一天。汕尾镇同样发生了武装队伍包围盐町头村的杀人惨案，当场被枪杀和抓回杀害的干部群众佐文彪、林大胆、林义、梁钟、吴娇、邹倍、曾吾泉和陈古等11人，其中佐文彪是外地本科毕业生分配到海丰东冲中学工作的教师，他被杀害后，其妻徐随（小学教师）竟被株连开除出队，由于生活无所依靠，她带着儿子到处乞讨为生。“抗暴指挥部”一些丧尽天良的人还诬说徐随母子是反革命家属，不准群众送饭送钱给她母子生活。

告急的电话，从海丰县，也从广州关心海丰问题的老干部那里，传到了国务院周总理的办公厅，8月30日，周总理通过广东省军管会向海丰传达了“收缴枪支，停止杀人；不准围捕上山群众；对受伤者给予治疗；供给被围群众粮仓和做好善后工作”的四点指示。广东省军管会在传达国务院四点指示的同时，又根据四点指示的精神下了“立即停止进攻和搜山；立即停止抓人杀人；立即释放被抓人员”。8月31日，海丰县军管会传达了上级三条命令，但是，抗暴指挥部的一伙造反派对抗周总理和广东省军管会的指示，公然在海城地区和汕尾镇举行示威游行，明目张胆张贴和高举“猛揪国务院后台老板”、“坚决揪出彭洪的黑后台周恩来”的横匾和标语，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周总理，并继续实施“9·1”抓杀和围捕事件，当场杀害彭湃烈士堂侄彭竞。从9月11日至16日，彭湃烈士堂侄彭蛛、群众林潭德、吴妈钗、陈乃家先后被抓住后用乱棍、匕首活活打死。整个海城，大街小巷，冷冷清清，商店闭门，行人绝迹，群众人心惶惶，充满

白色恐怖气氛。

从1967年8月24日至9月16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惨遭杀害的干部、群众竟达91人之多，其中彭湃亲属就占了5人，在血腥镇压干部群众之后，还大量挥霍人民的血汗钱，大摆庆功宴，楼上吃酒，楼下吊打被捕的林光凯等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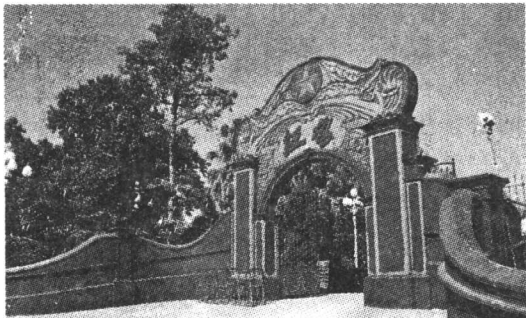
海丰在“文革”期间发生的“8·26”屠杀事件，从经济上说，叶妈坎一伙给国家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他们付出的经费，仅海城地区就挥霍了人民币67000多元，大米十万多斤，以及免证供应的衣物和副食品等一大批，这些钱、粮、物大部份为他们挑动受蒙蔽的武装民兵进城屠杀干部群众的生活费用。从政治上说，叶妈坎一伙严重地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给海丰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粉碎林彪四人帮以后，1978年7月，省、地工作组进驻海丰，开展清查运动，拨乱反正，一批受迫害和被杀害的干部群众一一得到平反昭雪。

1983年9月1日，海丰归惠阳地区管辖，10月7日，中纪委、省、地委工作组进驻海丰，开展“核查三种人”工作，指挥部一小撮造反派头头被逮捕归案，受到法律的制裁。

李荣汉





见证 “红场”

我走进红场，不禁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我对红场有深厚的感情，这不仅是在才有的，记得在读小学时，每逢节假日，常和同学到红场游玩，去拾那称为“英雄树”的木棉树上落下来的木棉花，也在红场的树荫下听一些到红场散步的老人讲大革命的故事，讲红场的历史。

红场紧邻着红宫，明朝时代，红宫称为学宫，又名孔子宫。学宫有专人管理，并置有学租租田，租农民耕种、每季收割之后，向学宫交一定的租谷。为了储藏学租租谷，因此在学宫背后的草埔上建了一座仓库，称为“社仓”。根据老人们说，凡是考中秀才、举人的学生，在学宫叩拜孔子之后，可以获得学租租谷若干斤的奖励。清朝初期，社仓又改称“东仓”，至清朝末期，学宫和学租仓库已无人管理，仓库也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了，只存下一片草埔，被群众称为“东仓埔”。

1927年，海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彭湃同志的领导下，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11月21日，成立海丰县苏维埃政府。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彭湃指示尽快兴建红场，迅速筹备庆祝海丰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并亲自设计了红场的图案。建筑工人怀着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对海丰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深厚感情，以冲天的干劲，日以继夜，在短短十天的时间里，建起了红场大门和红台，大门上装璜浮凸线条花纹图案。门额上浮塑林铁史同志书写的“红场”两个刚劲有力的字，并在大门两旁写上“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

地革命”两行标语。12月1日，在红场召开了几万人参加的海丰人民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中共中央委员彭湃，南昌起义部队红二师师长董朗、党代表颜昌颐、东江特别军事委员会代表刘琴西，中共海丰县委代表杨望等同志在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28年1月2日，董朗、颜昌颐等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红二师与叶镛、袁国平和徐向前等同志率领的广州起义部队红四师以及海丰工农革命军在红场上胜利会师。从此，红场就成为革命军队和革命群众集会活动的场地。人们也不再叫东仓埔了。每当开会之时，红场上总是人山人海、尖串、红缨枪林立，粉枪荷肩，旌旗蔽日，参加会议的人在红场的草埔上席地而坐，全神贯注地倾听红台上领导同志的革命演说，周恩来、彭湃、肖楚女、恽代英和徐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红场台上作过振奋人心的革命演说，在红场里留下过足迹。

红场又是革命历史的见证，在轰轰烈烈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中，分担过革命人民的欢乐和苦难，它看过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派在夺取政权之后对于反革命派的严厉制裁，也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低潮时期制造的白色恐怖，反动派如何举起血淋淋的屠刀屠杀革命志士，我听革命老人李思贤、卓学佐说过：大革命低潮时，叛徒马克奋出卖红军49团团长沙彭桂，国民党反动派把彭桂杀害后放在红场门口示众；在解放战争的年代里，又有三个少年游击队员被国民党186师张泽深的部队抓获后

杀害在红场里……

红场墙壁上的红色，也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撤退，红了又白，白了再红。国民党反动派毁红忌赤，无比仇视红场。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进海丰的时候，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充当汉奸的海丰粮业维持会会长陈醒华，就曾经仇视地把“红场”两字用泥灰酱抹掉，挂上“中山公园”的牌子，并把红场墙壁上的红色粉刷为白色。可是，接受过革命教育的少年儿童却用瓦片或小刀一点一点地把白色刮掉，让红色重现出来。红场，经历了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风风雨雨。

随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历史宣告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灭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成立，红场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56年，中央拨款对红场旧址进行了修建，1957年11月，中共海丰县委在红场举行纪念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30周年的大会，记得广东省副省长古大存、苏联驻广州领事鄂洛夫，中共惠阳地委书记陈冷、中共海丰县委第一书记姜绥芝和县长缪振业都分别在红台上讲了话。还有彭湃烈士母亲周凤代表彭湃烈士家属也在红台上作了简短的发言。散会后进行游行。游行的队伍载歌载舞，有挑花篮、有腰鼓舞、有舞狮、浩浩荡荡，街路两旁看热闹的人成千上万，盛况空前。这一切都深深地记在我的脑海里，回想起来，历历如昨。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在《人民日报》第1版颁布红场旧址为全国重点革命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对学生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谁料到，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阴谋借反彭湃，制造“南委叛徒网”，打倒周总理、叶剑英和徐向前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海丰制造大反彭湃烈士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先是把红墙的红色改刷为黄色，把红场改为“人民公园”，继而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

伍”，批斗彭洪期间，竟然拆毁了红场大门，只留下一个被刷上黄色，显得孤零零的红场台。在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日子里，谁要是敢反对他们那样做，谁就会被扣上“彭洪翻案派”或“对党不满的反革命分子”，抓进监狱里或受到批斗、游斗，我就是因为第一个挺身而出，反对他们那样做而被打成“替彭洪黑帮翻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逮捕判刑劳改7年的。群众们为革命文物受到严重破坏而痛在心里，欲哭无泪！

1972年9月，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之后，1973年5月，周总理派出中央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徐彬如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胡华一行到海丰调查红场（红宫）旧址遭受破坏的情况。同年7月，广东省文化厅文管会又派杨式挺、彭如策和邱立诚前来海丰调查革命文物受破坏的情况，并向海丰县委提出应该保护革命文物，恢复红场红宫的意见。

在国务院和广东省政府多次干预下，当时的海丰县委领导干部不得不同意恢复红场红宫旧址原貌，并于1974年7月成立恢复红场红宫旧址领导小组办公室，着手调查红场红宫原貌情况，制订复建方案上报广东省文化厅和国家文物局。次年，广东省文管会办公室会同国家文物局审查并批准了复建方案，不久又拨下基建款20万元，经过将近三年的筹备和基建，终于按原貌恢复了红场红宫旧址。

1985年到1987年，海丰人民筹集资金，再一次修缮美化红场，在红场台前树立了由美术家潘鹤雕塑的彭湃烈士像，在红场东边增建了红二师与红四师的纪念亭，并栽上了凤尾葵、宝塔松等各种树木花草。如今，当您走进红场参观时，只见红场大门庄严、雄伟、红场里绿树成荫，花枝招展、游人对对、红场显得更加美丽、壮观。

李荣汉

汕尾骄子郑重的传奇人生

粤东天然良港汕尾，在改革开放前（未成为地级市时）一直是海丰县所辖的一个镇。然而，就是这个渔港重镇，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年代，曾涌现出许多革命志士和风流俊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早年效学“农运领袖”彭湃起来闹革命，至今仍在海陆丰一代享有“小彭湃”之誉的郑重。他传奇的一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艰苦奋斗的光辉写照。

今年是五叔公郑重 90 诞辰。我从以往收集到的有关介绍他生平事迹的文章中撷取几个片段，权作其 88 年人生历程的小传，并以此作为晚辈对他老人家的深切缅怀。

（一）生平简介

郑重，字千里，1915 年 10 月 13 日出生于广东省汕尾镇，乳名灶和，参加革命后曾化名汉色，因其在家排行第五，故当地人称他“老五灶”。

幼时的郑重就读于汕尾文亭学校，该校的前身即清代的凤山书院，现改为凤山中心小学。1927 年，郑重加入共产主义劳

动童子团，同期参加了海陆丰大暴动。

1936 年，二十一岁的郑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真正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在他长达 70 年的革命生涯中，历任：中共广州军委宣传干事；中共海陆丰中心县委书记；东江特委宣传部长；东江前线特委组织部长、副书记；东江纵队第六支队政委；华野十纵教导团（师级）政委。解放后，历任福建省福州市副市长；上海江南造船厂厂长；上海电机厂厂长、书记；福州市委第一书记；三明地委书记；厦门市委书记兼市长；福建省船舶工业公司董事长；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福建省老年书画艺术协会常务副会长，福州画院及厦门画院顾问，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会长，文化部侨联文华阁书院顾问等职务。

（二）“文亭”才子

上世纪初，在汕尾地界有一所远近闻名的学府——文亭学校。郑重五岁时便开始在这所知名小学接受启蒙教育。其实，他从三岁起就已在祖父（一位晚清秀才）开设的茶馆读四书五经、诵诗词歌赋、练写

毛笔字。但自幼就有强烈好奇心的郑重对自己所学习的东西总喜欢问个“为什么”，可是老先生却从不肯给他正面的解释。进了文亨以后，在倡导新学的校长陈五太的影响下，郑重的思想变得更加活跃，加之语文老师钟敬文（当时的著名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鼓励学生破格写文章，于是，年仅五岁的郑重写下了一篇轰动校园的文章，老师将此文张贴在校园内以作示范。后来，时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来文亨学校拜谒孔圣人和文昌帝君时，对郑重的文章也很欣赏。陈炯明把小郑重抱上他的坐骑，同他一起视察坎白公园的制弹厂。当然，陈炯明对一个五岁的孩子如此亲热，与他知道郑重是汕尾首富的五少爷也有很大关系。

从此，以“谁人是英雄？人穷志不穷，倾覆旧天地，破浪乘长风！”一文而名噪一时的小郑重便成了文亨才子。

（三）迷乱岁月

郑重的祖母、母亲和两个姨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郑重从五岁起，十五姨母就教他诵经文，祖母给他的项上挂了一串碧玉珍珠，他白天上学，早晚念经，以释迦牟尼普渡众生为皈依。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我佛慈悲”之念在他尚未彻底开悟的心田播下善良的种子。所以，他始终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怀有同情之心。他曾跪在被父亲开除的老工人兴伯面前说：“请原谅我，我现在不能接你回家。”他也曾为被父亲炒了鱿鱼的船老大们的艰苦生活而暗自落泪。

郑重的父亲郑志盛（郑渭滨）是当时富贾一方的大财主。那时汕尾港有百分之七

八十的渔户由郑志盛雇佣，可想而知他拥有多少渔船，在正是渔业的基础上，郑志盛又开设了米行、杂货行、渔具厂、铁工厂和造船厂等等，还以大股东的身分与人合伙在广州和香港开设有商行、盐行。

客观地讲，郑志盛不是那种恃强凌弱的恶霸乡绅，他也时有接济穷人的善举。年景不好时，他雇人在大街旁摆上十几个粥摊救济穷人，在各大、小药房免费送药。逢年过节，他给家里所有的女佣都穿上漂亮的衣服，甚至还给她们添金首饰。然而，郑重回忆说：“长工阿聘对我说：你爸爸的生意经是：花小钱，赚大钱；买人心，把名扬；仁义道德四方传，用来换取钱中钱。”郑重自己也说：“人家都很羡慕我家的佣人，可是哪里知道他们是最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冠上了主人仁慈的贵冠，我爸爸办事总是一本万利的。”不知当时的郑重是否意识到，这是剥削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但是，从他那时对父亲的这句评语中，已反映出了一个少年对这种伪善行经的反感，不过，他的这种反感是朦胧不实的。

郑重在《故土恋》一文中写道：“宗教信仰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人世间的一切遭遇都不能离开社会现实来解释。比如，要是把残酷的社会现实都解释为神的惩罚的话，那么，好人不能得到好报，坏人不能得到惩罚，神的意旨又怎能算是慈悲的呢？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还未能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军阀混战的罪孽已经直接威胁到我的家乡。一下是桂军，一下是粤军，一下是山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的杂牌军。大兵一到，派军需，抓民夫、奸淫妇女、打家劫舍、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弄得老百姓哭哭啼啼，四处逃亡。城里人成群结队跑到乡下逃难，乡下人也拖儿带女往山里跑。我妈妈连烧香的条件都没有了，家里的神明也断炊了。等到平静下来